

歷代史料筆記叢刊

默
記

燕
翼
詒
謀
錄



唐宋史料筆記

中華書局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默記
燕翼詒謀錄

〔宋〕

王

鉉撰

〔宋〕

王

栾撰

中華書局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獸 記

〔宋〕王 銍撰 朱杰人點校

燕翼詒謀錄

〔宋〕王 泳撰 誠 剛點校

※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文字六〇三廠印刷

※

850×1168毫米1/32·4¹/₂印張·66千字

1981年9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數 12001—18000 冊 定價：7.50 元

ISBN 7—101—01766—5/K·824

默

記

點校說明

默記三卷，宋王銍撰。王銍，字性之，汝陰人。紹興初，官迪功郎，權樞密院編修官，因纂集祖宗兵制，受到高宗趙構的賞識，詔改京官，後罷爲右承事郎、主管台州崇道觀。晚年，遭受秦檜的擯斥，避地剡溪山中，日以觴咏自娛。有補侍兒小名錄、四六話、雪溪集等書傳世，人稱雪溪先生。

王銍出生于世代書香之家，是宋初著名學者王昭素的後裔。父親王萃（字樂道）是歐陽修的學生。家中藏書甚富，王銍的兒子王明清在揮塵錄中寫道：「先祖早歲登科，游宦四方，留心典籍，經營收拾，所藏書逮數萬卷，皆手自校讎，貯之于鄉里。汝陰士大夫，多從而借傳。」到王銍一代，因戰亂，藏書已喪失大半，但他在「南渡後，所至窮力抄錄，亦有書幾萬卷。」王銍少而博學，善持論，強記聞。據說他讀書能五行俱下，別人才三、四行，他已盡一紙。南宋的大詩人陸游很推崇王銍，在老學庵筆記中寫道：「王性之記問該洽，尤長於國朝故事，莫不能記，對客指畫誦說，動數百千言。退而質之，無一語繆。予自少至老，惟見一人。」王銍對北宋一代的歷史有着很深的造詣。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、宋會要等書的記載，

他曾經編修過祖宗兵制、七朝國史、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補錄、太玄經義解、國老談苑等書。很明顯，如果沒有對北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方面的深刻研究，要編撰數量這樣多、份量這樣大的歷史著作是斷然不可能的。可惜的是這些書都沒有保存下來。

默記是王銍所寫的一本筆記，主要記載了北宋時期的朝野遺聞。由於王銍「尤長於國朝故事」，所以在他的默記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時期的遺聞軼事，可以補正史之不足，對於研究宋代的歷史有一定的參攷價值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：「銍熟於掌故，所言可據者居多。」並非過譽。但提要也指出：「惟所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，知宋將代周一事，涉於語怪，頗近小說家言，不可據爲實錄耳。」其實默記中象這種「語怪」的東西，不時可見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。

此書宋史藝文志失載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不見著錄。現在我們見到的刊本主要有：學海類編本、知不足齋叢書本、古今說海本（不全）、說庫本（不全）、說郛本（不全）。解放前，商務印書館以汪季青古香樓本爲主，由夏敬觀校以知不足齋叢書本及汪詒荈飛鴻堂、汪魚亭振綺堂兩抄本，印入涵芬樓宋元人說部書中。這是一個較好的本子。我們這次校點即以此爲底本，除了與知不足齋叢書本覆校一遍外，還用學海類編本、浙江圖書館所藏文瀾閣本對校，並參攷了說郛本、說庫本及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嘉靖二

十三年雲山書院刻本和清張載華、瞿熙邦兩抄本。

本書在校點過程中，得到陳九思先生的悉心指導，謹此致謝。

朱杰人

目 録

卷 上	一
卷 中	二〇
卷 下	三六
跋	五七

默記卷上

藝祖仕周世宗，功業初未大顯。會世宗親征淮南〔一〕，駐蹕正陽，攻壽陽劉仁贍未下，而藝祖分兵取滁州。距壽州四程皆大山，至清流關而止。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，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。是時，江南李景據一方，國力全盛。聞世宗親至淮上，而滁州其控扼，且援壽州〔三〕，命大將皇甫暉、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。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，周師大敗。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，令翼日再出。太祖兵再聚於關下，且虞暉兵再至，問諸村人，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，多智計，邨民有爭訟者，多詣以決曲直。太祖微服往訪之。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，迎見加禮。太祖再三叩之，學究曰：「皇甫暉威名冠南北，太尉以爲與己如何？」曰：「非其敵也。」學究曰：「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？」曰：「非其比也。」學究曰：「然兩軍之勝負如何？」曰：「彼方勝，我已敗，畏其兵出，所以問計於君也。」學究曰：「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，我師絕歸路，不復有噍類矣。」太祖曰：「當復奈何？」學究曰：「我有奇計，所謂『因敗爲勝，轉禍爲福』者。今關下有徑路，人無行者，雖暉軍亦不知之，乃山之背也，可以直抵城下。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〔三〕，彼必謂我既敗之後，無敢躡其

後者。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，斬關而入，彼方戰勝而驕，解甲休衆，必不爲備，可以得志，所謂『兵貴神速，出其不意。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，不可爲矣。」太祖大喜，且命學究指其路。學究亦不辭，而遣人前導。卽下令誓師，夜出小路亟行。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，暉果不爲備，奪門以入。旣入，暉始聞之，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，三縱而三擒之。旣主帥被擒，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。城中大亂，自相蹂踐，死亡不計其數，遂下滁州。卽國史所載，太祖曰「餘人非我敵，必斬皇甫暉頭」者，此時也。滁州旣破，中斷壽州爲二，救兵不至，壽州爲孤軍。周人得以擒仁贍，自滁州始也。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，世宗大喜，見暉於簀中，金瘡被體，自撫視之。暉仰而言：「我自貝州卒伍起兵，佐李嗣源，遂成唐莊宗之禍。後率衆投江南，位兼將相，前後南北二朝，大小數十戰未嘗敗。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，乃天贊趙某，豈臣所能及！」因盛稱太祖之神武，遂不肯治瘡，不食而死。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，以資薦暉云。蓋淮南無山，惟滁州邊淮，有高山大川，江、淮相近處，爲淮南屏蔽，去金陵纔一水隔耳。旣失滁州，不惟中斷壽州援，則淮南盡爲平地。自是遂盡得淮南，無復障塞。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，盡收淮南，李景割地稱臣者，由太祖先擒皇甫暉，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。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，暉亦非常人，知其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其後仁宗四時，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，太祖歷試于周，功業自此而成，王業自此而

始，故號「端命」。蓋我宋之咸、鎬、豐、沛也。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。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，引爲上介，辟爲歸德軍節度使巡官。以至太祖受天命，卒爲宗臣，比跡于蕭、曹者，自滁州始也。

王朴仕周爲樞密使。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，政事皆歸樞密院，至今謂之二府。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，況朴之得君哉！所以世宗纔四年間，取淮南，下三關，所向成功。時緣用兵，朴多宿禁中。一日，謁見世宗，屏人頓蹙，且倉皇歎嗟曰：「禍起不久矣！」世宗因問之，曰：「臣觀玄象大異，所以不敢不言。」世宗云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事在宗社，陛下不能免，而臣亦先當之。今夕請陛下觀之，可以自見。」是夜，與世宗微行，自厚載門而出，至野次，止於五丈河旁。中夜後，指謂世宗曰：「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？」世宗隨亦見之，一燈熒熒然，迤邐甚近則漸大，至隔岸大如車輪矣。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，引手相指。既近岸，朴曰：「陛下速拜之。」既拜，漸遠而沒。朴泣曰：「陛下既見，無可復言。」後數日，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。世宗既伐幽燕，道被病，歸而崩。明年而天授我宋矣。火輪小兒，蓋聖朝火德之盛兆，豈偶然哉！陸子履爲先子言。

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，周恭帝卽衣白襴，乘轎子出居天清寺。天清（三），世宗節名，而寺其功德院也。藝祖與諸將同人內，六宮迎拜。有二小兒卽角者，宮人抱之亦拜。詢之，

乃世宗二子〔六〕，紀王、蘄王也。顧諸將曰：「此復何待？」左右卽提去，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，低頭不語。藝祖云：「汝以爲不可耶？」美對曰：「臣豈敢以爲不可，但於理未安。」藝祖卽命追還，以其一人賜美。美卽收之以爲子，而藝祖後亦不復問。其後名惟正〔七〕者是也。每供三代，惟以美爲父，而不及其他。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。名夙者，乃其後也。夙爲文官，子孫亦然。夙有才，爲名帥，其英明有自云。

徐鉉歸朝，爲左散騎常侍，遷給事中。太宗一日問：「曾見李煜否？」鉉對以：「臣安敢私見之！」上曰：「卿第往，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。」鉉遂徑往其居，望門下馬，但一老卒守門。徐言：「願見太尉。」卒言：「有旨不得與人接，豈可見也！」鉉云：「我乃奉旨來見。」老卒往報，徐入立庭下久之。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。鉉遙望見，謂卒曰：「但正衙一椅足矣。」頃間，李主紗帽道服而出。鉉方拜，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。鉉告辭賓主之禮，主曰：「今日豈有此禮？」徐引椅少偏乃敢坐。後主相持大哭，乃坐默不言。忽長吁歎曰：「當時悔殺了潘佑、李平。」鉉既去，乃有旨再對，詢後主何言。鉉不敢隱，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。牽機藥者，服之前卻數十回，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。又後主在賜第，因七夕命故妓作樂，聲聞于外，太宗聞之大怒，又傳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及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之句，併坐之，遂被禍云。

先子言，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，不特納土之功，使一方無兵火之厄，蓋有社稷大勳，雖其子孫莫知之也。從太宗平太原，既擒劉繼元以歸，又旁取幽燕，幽燕震恐。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，四面攻城，而我師以平晉不賞，又使之平幽，遂軍變。太宗與所親厚夜遁。時俶掌後軍，有來報御寨已起者，凡斬六人。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，乃按後軍徐行，故鑾輅得脫。不然，後軍與前軍合，又虜覺之，則殆矣。蓋一夜達旦，大駕行三百里乃脫，皆俶之功也。

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，或言非實，託寓而爲之爾。是誠不然。當斯時，盛傳天下，禁中亦知。是時，皇嗣屢天。晏元獻爲相，一日，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，款密久之。王璐不測其意。忽問曰：「賢郎與神仙遊，其人名在帝所，果否？」王璐驚惶，不知所對，徐曰：「此子心疾，爲妖鬼所憑，爲家中之害，所不勝言。」晏曰：「無深諱。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，有驗否？」王璐對曰：「間有後驗，而未嘗問也。」晏曰：「此上旨也。」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，以皇子屢天，深軫上心，試于帝所問早晚之期，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？」王璐曰：「不敢辭。」後數日，來云：「密言謾令小子問之。小子言，其人親到九天，見主典簿籍者，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，卽聖祚綿久，未見誕育之期也。雖其言若此，願相公勿以爲信，以保家族。」晏公默然。其後聞所奏者，亦不敢盡言。富鄭公乃晏壻也，富公爲宰相，皇子

猶未降，故與文潞公、劉丞相、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，蓋本諸此。

王溥，五代狀元，相周高祖、世宗，至本朝以宮師罷相。其父祚，爲觀察使致仕，待溥甚嚴，不以其貴少假借。每賓客至，溥猶立侍左右，賓客不自安，引去。國史言之詳矣。祚居富貴久，奉養奢侈，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。一日，居洛陽里第，聞有卜者，令人呼之，乃瞽者也。密問老兵云：「何人呼我？」答曰：「王相公父也。貴極富溢，所不知者壽也。今以告汝，俟出，當厚以卦錢相酬也。」既見，祚令布卦，成，又推命，大驚曰：「此命惟有壽也。」祚喜問曰：「能至七十否？」瞽者笑曰：「更向上。」答以至八九十否，又大笑曰：「更向上。」答曰：「能至百歲乎？」又歎息曰：「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。」祚大喜曰：「其間莫有疾病否？」曰：「並無。」固問之，其人又細數之曰：「俱無，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，春夏間微苦臟腑，尋便安愈矣。」祚喜，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：「孫兒輩切記之，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。」

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，次卽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，最所鍾愛。尹開封府，擇呂端、張去華、陳載一時名臣爲之佐。禮數優隆，諸王莫比。將有青宮之立，王豐肥，舌短寡言，娶功臣李謙溥姪女，而王不喜之。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，陰有廢嫡立爲夫人之約。會冬至日，當家會上壽，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闌捩金注子，同身兩用，一着酒，一着毒酒。來日，早入朝賀，夫婦先上壽。張先斟王酒，次夫人。無何，夫婦獻酬，王互換酒飲，而毒酒乃

在王蓋中。張立於屏風後，見之，撓耳頓足。王飲罷趨朝，至殿廬中，即覺體中昏憤，不知人。不俟賀，扶上馬，至東華門外，失馬仆于地，扶策以歸而卒。太宗極哀慟，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穎鞠治。頃刻獄就，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，即以冬至日，鑿釘於東華門外。贈王爲太子，府僚呂端、陳載俱貶官。而張去華已去官，旋以它事貶云。去華之孫景山言，親見其詳。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，惟言上聞之，停冊禮，命毀張之坟墓而已。^{〔九〕}

晏元獻守長安，有村中富民異財，云素事一玉髑髏，因大富。今弟兄異居，欲分爲數段。元獻取而觀之，自額骨左右皆玉也，瓌異非常者可比。見之，公喟然歎曰：「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？」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。元獻因爲僚屬言：「唐小說：唐玄宗爲上皇，遷西內，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。玄宗臥未起，中其腦，皆作磬聲。上皇驚謂刺客曰：『我固知命盡於汝手，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，今我腦骨皆成玉；且法善勸我服金丹，今有丹在首，固自難死。汝可破腦取丹，我乃可死矣。』刺客如其言取丹，乃死。孫光憲續通曆〔一〇〕云：玄宗將死，云：『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。』爆然有聲。視之，崩矣。亦微意也。然則，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。」因潛命瘞於泰陵云。肅宗之罪著矣。或云，肅宗如武乙之死，可驗其非虛也。

王朴仕周世宗，制禮作樂，考定聲律，正星歷，修刑統，百廢俱起。又取三關，收淮南，

皆朴爲謀。然事世宗纔四年耳，使假之壽考，安可量也？嘗自謂「朴在則周朝在」，非過論也。王禹偁記朴在密院，太祖時爲殿前點檢。一日，有殿直衝節者，訴於密院。朴曰：「殿直雖官小，然與太尉比肩事主，且太尉方典禁兵，不宜如此。」太祖聳然而出。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，畫當時大臣如李穀、鄭仁誨與朴之屬。太祖卽位，一日過功臣閣，風開半門，正與朴像相對。太祖望見，却立聳然，整御袍襟領，磬折鞠躬頂禮乃過。左右曰：「陛下貴爲天子，彼前朝之臣，禮何過也？」太祖以手指御袍云：「此人若在，朕不得此袍着。」其敬畏如此。又閒談錄云，朴植性剛烈，大臣藩鎮皆憚之。世宗收淮南，俾朴留守。時以街巷隘狹，例從展拆，怒廂校弛慢，于通衢中鞭背數十。其人忿然歎云：「宣補廂虞候，豈得便從決！」朴微聞之，命左右擒至，立斃于馬前。世宗聞之，笑謂近臣云：「此是大愚人，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，宜其死矣。」

呂申公爲相，有長者忠厚之行，故其福祿子孫，爲本朝冠族。嘗因知制誥有闕，進擬晁宗慤。仁宗曰：「無甚文名」，命別擬人。申公曰：「臣之所見或異於是。今內外之臣，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，但宗慤父迴年逾八十，受先朝尊禮。若使其生見子爲侍從，且父子世掌絲綸，尤爲盛事。迴必重感戴，足以惇聖朝孝悌之風。」上許之，卽降旨召試。是日，亟命至中書。迴方熟睡，不暇白知也。既畢還家，而迴老病臥于床上，注目以待宗慤之歸，問：

「今日來何晏也？」宗慤具白：「召試畢方歸，故不暇白大人也。」問：「試得意否？」宗慤曰：「甚得意也。」迺大喜，遽下牀扶行，失病所在。蓋久病臥於牀，因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。宗慤在詞掖久之，父子每同錫燕，縉紳榮之。宋綬云：「自唐以來，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，至是有晁氏焉。」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卹人之老，真宰相器也，其有後宜哉！

章懿李太后生昭陵，而終章獻之世，不知章懿爲母也。章懿卒，先殯奉先寺。昭陵以章獻之崩，號泣過度。章惠太后勸帝曰：「此非帝母，帝自有母宸妃李氏，已卒，在奉先寺殯之。」仁宗卽以轎車亟走奉先寺。撤殯觀之，在一大井，上四鐵索維之。既啓棺，而形容如生，略不壞也。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，既啓棺，知非鳩死，乃罷遣之。

丁謂當國，權勢震主，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，諂事謂甚至。既登政府，每因閒暇與謂款款，必涕泣作可憐之色。晉公問之數十次矣。一日，因問，閔然對曰：「曾有一私家不幸事，恥對人言。曾少孤，惟老姊同居，一外生不肖，爲卒，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。老姊在青州鄉里，每以爲言。」言訖又涕下。謂亦惻然，因爲沂公言：「何不入文字，乞除軍籍？」沂公曰：「曾既污輔臣之列，而外生如此，豈不辱朝廷？自亦慙言于上也。」言畢，又涕下。謂再三勉之：「此亦人家常事，不足爲媿，惟早言于上，庶脫其爲卒之苦爾。」自後謂數數勉之，留身上前奏知，沂公必涕下曰：「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？但終自羞報爾。」晉公每催之，且謂